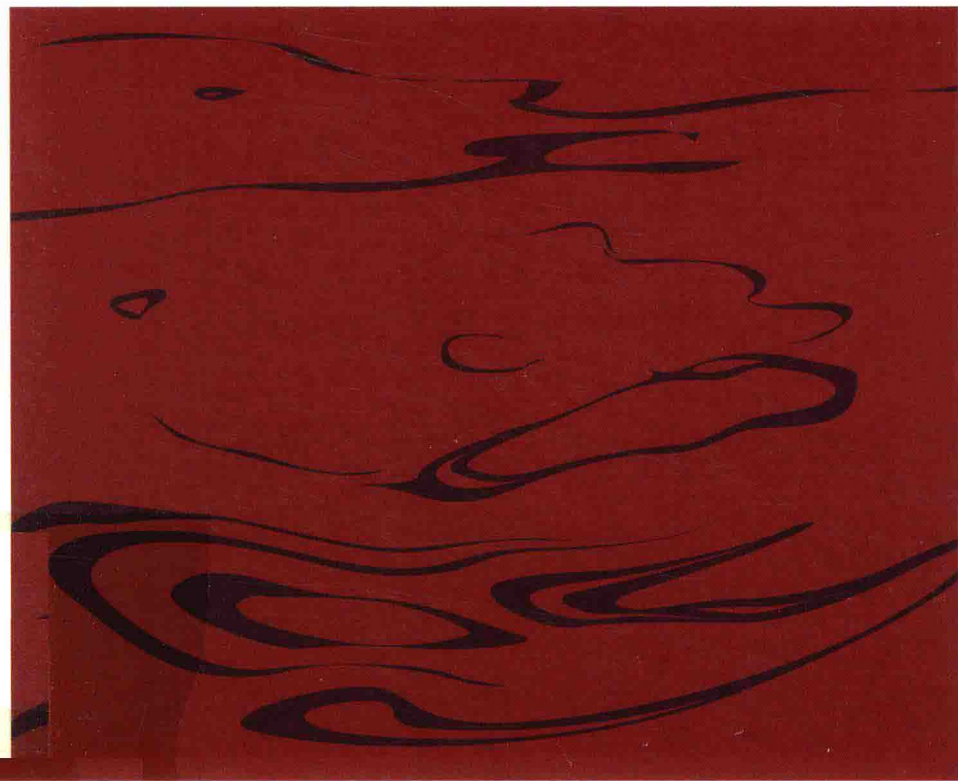


国
文
课

骚句 诗百

邵毅平
著



译林出版社

诗骚百句

国
文
课



邵毅平
著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骚百句 / 邵毅平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8.7

(国文课)

ISBN 978-7-5447-7401-7

I. ①诗… II. ①邵… III. ①《诗经》— 诗歌研究②楚辞研究
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5007 号

诗骚百句 邵毅平 / 著

责任编辑 吕晨
装帧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
特约校对 杨桂珍
责任印制 单莉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9.25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401-7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目 录

001 | 序言 我读诗骚

007 | 关了的雎鸠

014 | 桃之夭夭

020 | 群歌互答

024 | 心理距离

028 | 幸福指数（一）

032 | 想结婚的少女

038 | 有女怀春

042 | 悼亡诗（一）

047 | 最浪漫的事

055 | 苏菲的选择

059 | 不如归去

- 063 | 静女
- 067 | 死了都要爱
- 072 | 外遇之簿录
- 076 | 看那老鼠
- 080 | 卫国美人
- 086 | 男人负心
- 091 | 女为悦己者容
- 096 | 投桃报李
- 102 | 孤独者之歌
- 107 | 黄昏之歌
- 113 | 一日三秋
- 116 | 想私奔的女子
- 121 | 勇敢的小二子
- 126 | 男人的标准
- 132 | 琴瑟和谐
- 137 | 梦中情人
- 141 | “快男”与“超女”
- 145 | 坏男孩

- 148 | 岂无他人
- 152 | 幸福指数(二)
- 155 | 作女
- 160 | 有女如云
- 166 | 邂逅与艳遇
- 171 | 水边的青春
- 176 | 恋上你的床
- 181 | 密室幽会
- 185 | 厌战的士兵
- 190 | 采桑者之歌
- 194 | 尸位素餐者戒
- 198 | 适彼乐土
- 202 | 悼亡诗(二)
- 207 | 在水一方
- 214 | 人约黄昏后
- 219 | 月下美人
- 222 | 女心为何伤悲
- 227 | 士兵归来(一)

- 231 | 士兵归来(二)
- 235 | 日月忽其不淹兮
- 239 | 虽九死其犹未悔
- 243 | 吾将上下而求索
- 247 | 悲哉秋之为气也
- 251 | 洞庭波兮木叶下
- 257 | 悲莫悲兮生别离
- 263 | 魂兮归来哀江南

269 | 后记

273 | 索引

序言

我读诗骚

依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分类法,《诗经》是“经”之一,楚辞位居“集”之首,都不是普通的文学作品。不过对于我来说,这种分类法,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“经典”观念,却没有任何意义。在我的心目中,《诗经》(尤其是国风)不过是早期的流行歌曲,楚辞大半是诗人的不平之鸣,都只是些普通的文学作品而已,与今天的流行歌曲,今天诗人的不平之鸣,并无本质区别。现在大家都说它们是“经典”,我理解只是说它们确实写得好,有文学价值,仅此而已。我自己的还算喜欢它们,也就像喜欢别一些文学作品,大抵也出于同样的理由,而并非因为它们是“经典”。

当然,我的意见也并非什么新鲜的玩意儿,从前就有

许多人发表过类似的看法。如南宋的朱熹就曾说过：“读《诗》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——怪不得他做的《诗集传》能别开生面。晚明的冯梦龙也曾说：

书契以来，代有歌谣，太史所陈，并称风雅，尚矣……虽然，桑间、濮上，国风刺之，尼父录焉，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。山歌虽俚甚矣，独非郑、卫之遗欤……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，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，倘亦论世之林云尔。

（《序山歌》）

大意是《诗经》的国风就是歌谣，也就是后世的山歌，在当时风雅并称，历史久远，地位很高。里面有许多桑间、濮上之音（爱情诗歌），孔子认为它们表达了真情实感，所以把它们采录、保存了下来。现在的山歌虽然非常俚俗，但正是《诗经》郑风、卫风（爱情诗歌）的遗响，它们原本就是一脉相承的，所以应该像尊重《诗经》一样尊重山歌（反之，也应该像看待山歌一样看待《诗经》）。接着

他还说，山歌有“借男女之真情，发名教之伪药”的功用。其实，如果表现“男女之真情”的国风传统能够一路传承下来，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，则“名教之伪药”原本是申请不到“批准文号”，从而根本投不了产，入不了市的。

到了现代，鲁迅的意见也差不多，他在《门外文谈》中说：

就是周朝的什么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罢，它是《诗经》里的头一篇，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，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，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，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，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。“漂亮的好小姐呀，是少爷的好一对儿！”什么话呢？

鲁迅是用了调侃的口气，来把《诗经》“去神圣化”的，而且把它与白话诗作了比较，认为它甚至还不如白话诗（当然也是开玩笑）。的确，“天上飘着些微云，/地上

吹着些微风。/啊！/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，/教我如何不想她？”（刘半农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）“漂亮的好小姐呀，是少爷的好一对儿！”什么话呢！哪能跟前者比呢！

正因为抱了这样一种“不恭敬”的态度，所以要我承乏来解读诗骚，我自然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”，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乱说一气。

我的理解之一是，文学就是文学，只有高低优劣之分，没有古今中外之别。正如“爱理恶德”（T. S. Eliot）所说：“所有的时间都是同时存在的，因而人类所有的行为、痛苦、斗争都是同时存在的。”他还补充说：“所有的女人因此只是一个女人。”如果可以继续补充的话，那么我还想说，所有的空间也都是“同地”存在的。我之看待文学，一如食客看待料理，只问是否好吃，不管来自何处。所以我用来解读诗骚的材料，也就五花八门，随物赋形，“东搭黄浦西搭海”，没有什么固定的章法。加之现在市面上流行掉书袋，古书袋，洋书袋，大家掉得不亦乐乎，也有掉得昏天黑地的，我自不妨也来凑个热闹。

西汉的董仲舒就已经说过“诗无达诂”，更何况又过

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,不要说“达话”,就连“涩话”也是奢望。拿过一首诗来,这个说是写美女的,那个说是写俊男的;这个说写的是死人,那个说写的是活人;这个说是男人写的,那个说是女人写的;这个说是讲政治的,那个说是玩爱情的……南辕北辙,劳燕分飞,谁都有“话语权”,谁都没有“最终解释权”。这既让我生杨朱歧路之叹,也给了我“取巧”的空间。我的诠释未必合于众口,但保证至少都有“借口”。有些乍看上去不大正经的,希望先不忙着鄙视,熟悉熟悉,见怪不怪了,也许就会觉得正经起来。

我的有些今译可能就更不正经了。其实“漂亮的好小姐呀,是少爷的好一对儿”就很不正经,但以之今译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却形神俱似,不愧是鲁迅的手笔,一出手即不凡。又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倪海曙的《苏州话诗经》,也是很不正经的,年少时一读倾心,从此成了它的“粉”(fan),以它为“偶像”。这次,凡我力有所不逮,或干脆想偷懒,就拉它过来救急。唯一的遗憾是,我懂苏州话,读者却不一定懂,所以为方便读者起见,凡引用之处,若有必要,我又为它们加了一些简注。

既说“诗骚百句”，那么理想的状态，应该是诗骚各占一半，或至少篇幅差不多吧；可结果却是诗多骚少，二者简直不成比例。原因也并非就是扬诗抑骚，重“经”轻“集”，而是《诗经》说得高兴了，把篇幅都说完了，于是楚辞自然就只能少说几句了。想起来怪对不住屈宋的——但也许这样反而对他们更好，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，可能耐不住我的胡言乱语。

总之，本书的写法，本人的看法，有时可能匪夷所思，奇形怪状，用沪语来说，可能有点“十三”，会让正经人看了不舒服的。好在本书本来就不是为他们写的，对他们的不舒服我用不着负责。又好在虽然会有些不正经，却自认并无什么假正经。

而且，谁管得了那么多呢，书也罢，人也罢，大家都不过是“指间流沙”(*A Handful of Dust*)，纷纷“行走在消逝中”罢了。

邵毅平

2007年7月30日识于沪上圆方阁

关了的睢鸠

关关睢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

（《周南·关雎》）

注释：

关关：鸟的“啭啼”，即和鸣求偶声。

睢(jū)鸠：鱼鹰。

洲：水中可居之地。

窈窕：身材曲线大“S”小“S”，类今人所谓“魔鬼身材”。

淑女：好小姐。（2007年沪上已开设“淑女夏令营”恢复培养。）

君子：成功人士。

好逑：佳偶。（后世有小说《好逑传》，甚受歌德喜欢。）

荇(xìng)菜：一种可供食用的水草。（杭州西湖近年来种植。）

流：求取。

服：思念。

芣(fù)：择取。

今译：

关关和鸣的雎鸠，在那河里的沙洲。身材窈窕的淑女，真是君子的佳偶。

参差不齐的荇菜，左边右边地摘它。身材窈窕的淑女，醒里梦里地追她。

追来追去追不到，醒里梦里地想她。失眠之夜漫长啊，睡如翻饼都为她。

参差不齐的苕菜，左边右边地采它。身材窈窕的淑女，弹琴鼓瑟亲近她。

参差不齐的苕菜，左边右边地择它。身材窈窕的淑女，敲钟击鼓取悦她。

这是《诗经》开宗明义第一首。诗中的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，白天黑夜地想念她，追求她。先是不太顺利，于是晚上连觉也睡不着了。后来想出了办法，用各种音乐来取悦她。倘用刘半农词、赵元任曲的那首名歌来唱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教我如何不想她”。或者如罗曼·罗兰所说：“不复能梦想，——除非梦想她。”（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）

中国诗歌中的爱情诗传统历史悠久。在中国最早的诗集《诗经》中，第一首《关雎》便是爱情诗，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。从那以后，爱情在中国诗歌中便被吟咏不绝了。《诗经》在古代青年男女的心目中，遂也就成了最佳的“爱情教科书”。

有例为证。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里，有个腐儒陈最良，应聘出任杜府家教。他以“最葩”的《毛诗》为教材，《关雎》的首章四句，是他给杜府小姐上的第一课。陈老师是这样备课的：“好者好也，逖者求也。”又是这样上课的：“雎鸠是个鸟，关关鸟声也。”（讲至此处，陈老师“作鸠声”，丫头春香学之，课堂气氛顿时活跃。）陈老师继续